

經部

樂書卷一百六十四

宋 陳暘 撰

樂圖論

俗部

歌

隋樂章 唐樂章 朱梁樂章 後唐樂章

晉樂章 漢樂章 周樂章 解曲

入破　犯調

隋樂章

隋高祖嘗詔李元操盧思道等制清廟歌辭十二曲令齊樂工曹妙達於太樂教習以代周歌太廟之中迎神七言象元基曲獻奠登歌六言象傾杯曲送神五言象行天曲其後牛洪等但改其聲使合鍾律而調經敕定不敢易也至仁壽初煬帝為皇太子乃上言曰清廟歌辭文多浮麗不足以揄揚功德請更議之於是制詔牛

洪許善心等更詳故實改定樂詞其祀圜丘皇帝入至版位及降神奏昭夏升壇奏皇夏受玉帛登歌奏昭夏初獻奏諴夏飲福奏需夏反爵於坫復位及就燎位復次奏皇夏有司未及施行煬帝大業初又令柳顧等多增開皇樂器大益樂員郊廟歌詞並依舊制唯新造高郊廟歌九曲而已繼又令秘書省定殿前工歌十四首太常删定樂曲一百四首五曲宮調黄鍾也一曲應調大呂也二十五曲商調太蔟也十四曲角調姑洗也十

三曲變徵調蕤賓也八曲徵調林鍾也二十五曲羽調南呂也十三曲變宮調應鍾也凡此以詩為本參以古調雖欲播之絃歌被之金石亦竟無成功焉後復大製艷篇詞極淫綺如七夕相逢玉女行觴之類掩抑摧藏哀音斷絶而卒底滅亡職此之由也五子之歌曰甘酒嗜音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豈虛語哉臣嘗覩高祖謂羣臣曰聞公等皆好新聲奇變所奏無復正聲此不祥之大也對親賓宴飲宜奏正聲聲不正何可使兒女聞也

高帝雖有斯語可謂知樂之本矣然卒不能救煬帝之淫蕩者其本先亡故也當是時煬帝收周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太常高頴諫曰此樂久廢今若召之徒棄本逐末遞相教習帝不悅以頴謗訕下獄而誅之不亦反放鄭聲遠佞人之意邪

唐樂章

古者雅頌之作蓋止乎禮義優而游之足以薦信於神饜而飫之足以通志於人其餘音遺釆尚且爲萬世法

況用之當時有不足以動天地感鬼神乎唐之樂章雖不足儷雅頌之懿亦漢歌曲之亞歟故其薦獻大聖祖于太清宮作煌煌之樂一章有事於天神迎神奏太和奠玉帛奏肅和迎俎奏雍和酌獻奏壽和送神奏舒和有事於地祇迎神奏順和有事於宗廟迎神奏永和皇餘並如郊祀之儀享先農奏豐和享先蠶奏正和文宣武成奏宣和蓋祖孝孫用旋宮法造十二和之樂合三十一曲八十四調至今遵用焉亦可謂備矣至於蜡祭

百神一奏無射宮二奏仲呂宮同用太廟永和之樂三奏蕤賓宮四奏姑洗宮五奏太蔟宮同用地祇順和之樂六奏黃鍾宮同用昊天上帝元和之樂其降神必奏二宮之樂是不知周禮樂用三宮之意也臣竊觀唐之樂歌突厥鹽歌于龍朔而闘知微卒有陷突厥之誅楊柳唱于永淳而徐敬業卒搆揚柳二州之亂寶慶之曲作而太子任咎堂堂之曲奏而唐祚中絕以至舞媚桑條黃麞挐逖之作未有無其應者由是知聲音之道實

與政通而治亂之兆皆足聽而知之況其昭昭者乎然明皇雅好度曲未嘗使蕃漢雜奏迨天寶之末始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識者異之明年遂及祿山之難豈得無所感召然哉然則帝王奏樂可不謹乎

朱梁樂章

朱梁制十二雅樂章凡二十五曲太祖開平二年始議饗廟郊祀詔張兖楊煥等共譔樂曲郊祀降神奏慶和皇帝行奏慶順奠玉幣登歌奏慶平迎俎奏慶肅恭祖

室奏象功舞歌列祖室奏昭德舞歌其後梁文矩奏而更之故昊天上帝降神奏永同皇帝行奏大同奠玉幣奏順同酌獻奏壽同飲福酒奏福同退文迎武奏混同亞獻終獻奏咸熙朝會迎送皇帝奏大同羣臣行奏混同其歌聲靡曼而胡鄭交奏至於元日上壽哀思頽纇薤露虞殯之音何其甚歟既而高祖幸鄴契丹入寇彼誠有以召之也豈不痛哉

後唐樂章

後唐並用唐樂惟撰定廟室六曲而已懿祖室奏昭德之歌獻祖室奏文明之歌太祖室奏應天之歌昭宗室奏永平之歌莊宗室奏雍熙之歌臣嘗觀莊宗即位之初引寵伶周匝用事以陳俊刺景儲德源刺憲王承顏刺興郭崇韜固執不可卒并朱友謙而誅之自是闒官優師交相讒譖而邦國大事士人不預焉遂失士心底滅亡然則闒伶之禍豈不酷哉

晉樂章

晉郊廟樂章史志不録疑當時未暇論著也惟大周正樂記崔梲等所造朝會十一曲當時已被於樂府而盧詹張允等所撰宗廟十五曲標題雜舛豈未始被於弦歌然邪臣竊觀高祖天福中元日大饗樂工登歌其聲大類薤露虞殯而舞亦不成列則禮樂已消亡矣是時出狩于鄴而安重進安鐵胡舉兵以叛豈禮樂崩壞所召然邪

漢樂章

漢高祖受命初年張昭改宗廟樂歌譔次郊祀朝會等

曲甚備而五郊迎氣諸祀但記用樂不見其曲所可紀者特宗廟七室之樂而已故太祖室奏至德之歌文祖室奏靈長之歌德祖室奏積善之歌翼祖室奏顯仁之歌顯祖室奏章慶之歌高祖室奏觀德之歌由此觀之豈張昭所建未之或用邪

周樂章

五代自梁唐晉漢以來樂器散失殆盡唯大祠郊廟用樂凡十有四焉南郊四祭降神奏昭順六變行奏順治

奠幣奏感順迎俎奏禋順初獻奏福順飲福亞獻終獻同上進文奏忠順迎武奏善勝送神奏昭順太廟五祭迎神奏肅順九成行奏治順酌獻奏感順迎俎奏禋順飲福奏福順送文舞出亞獻上奏忠順迎武舞入終獻上奏善勝徹及送神奏肅順宣懿廟五祭迎神奏恭順九成行奏治順酌獻奏大順迎俎奏禋順飲福奏和順亞獻上奏忠順終獻上奏感順自餘祠祭並不用樂焉

臣竊嘗論五代之君享國不永未遑禮樂之事至於十

二鎛鐘不考協聲律第循環擊之編鐘編磬徒縣而已絲竹之音僅存七聲作黃鐘宮一調亦不和備自餘八十四調於是乎泯則其歌曲亦可知矣均之自鄶無足譏焉南郊四祭正月上辛四月雩祀季秋大饗冬至祀圜丘太廟五祭四孟薦饗季冬臘饗宣懿廟五祭四孟薦饗季冬臘饗

解曲

凡樂以聲徐者為本聲疾者為解自古奏樂曲終更無他變隋煬帝以清曲雅淡每曲終多有解曲如元亨以來樂解火鳳以移都師解之類是也及太宗朝有入破意在曲終更使其終

繁促然解曲迥龜兹踈勒夷人之制非中國之音削之可也

入破

唐明皇天寶中樂章多以邊地名曲如京州甘州伊州之類曲終繁聲名為入破已而三州之地悉為西蕃蹈籍國境寖削矣故江南偽唐李煜樂曲有念家山破識者謂不祥之兆也我宋龍興大祖開寶八祀歲在乙亥悉收其地煜乃入朝國破念家山之應也今誠削去繁聲革入破之名庶幾古樂之發也

犯調

樂府諸曲自古不用犯聲以為不順也唐自天后末年劒氣入渾脫始為犯聲之始劒氣宮調渾脫角調以臣犯君故有犯聲明皇時樂人孫處秀善吹笛好作犯聲時人以為新意而效之因有犯調亦鄭聲之變俞而去之則聲細者不抑大者不陵而中正之雅庶幾乎在矣五行之聲所司為正所欹為旁所斜為偏所下為側故正宮之調正犯黄鍾宮旁犯越調偏犯中呂宮側犯越角之類

樂書卷一百六十五

宋　陳暘　撰

樂圖論

雅部

樂舞上　樂舞中　樂舞下

樂舞上

樂之在耳為聲而可以聽知在目為容而不可以貌覩故先

王之制舞也假干戚羽旄以表其容發揚蹈厲以見其意盡筋骸之力以要鐘鼓俯會之節然後聲容選和而六樂備矣然六樂之舞古今殊號文武異用則雲門大濩之類古舞也大武之舞今舞也大夏而上文舞也大濩而下武舞也周官以之大合樂教國子在大司樂以之正舞位入學合舞在大胥豈非以六舞為舞之大者耶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是文舞以羽籥武舞以干戚大舞必用小舞之儀小舞不必用大舞之章也古者帝王之於

天下入則揖遜出則征誅其義一也然以文得之者必先乎文以武得之者必先乎武堯舜得天下以文者也故先文舞湯武得天下以武者也故先武舞各適其時故也禮以時為大樂亦如之然則六舞同謂之大不亦宜乎今夫文舞九成武舞六成何也曰二與四為六而坤用之兩地之數也一三五為九而乾用之參天之數也文樂陽也其成以參天之數武樂陰也其成以兩地之數亦節奏自然之符也傳曰夫樂象成者也以此

樂舞中

堯命瞽叟作大章以其煥乎其有文章也黄帝命營援作咸池以其感物而潤澤之也葢五帝之樂莫著於黄帝至堯修而用之然後一代之樂備矣故記曰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舜紹堯之後德而以后夔作韶禹成治水之大功而以皋陶作夏成湯能護民於塗炭而澤之故伊尹為之作濩焉武王能以武定禍亂而正之故周公為之作武焉是帝樂莫備於堯舜而王樂至三王則

無復餘蘊矣故記曰韶繼也夏大也商周之樂盡矣此三才之道所以具異乎堯之所謂備也雲門大章大卷堯之天道而格于上者也咸池堯之地道而格于下者也韶則舜繼堯之樂也繼其天道如天之無不覆燾繼其地道如地之無不持載雖甚盛德蔑以加於此矣周官六樂皆謂之大此言夏大何也曰禮以時為大故六樂同謂之大以義為別故夏特謂之大豈非以王道始於此而亦謂之大邪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此特以堯舜

言之又何也曰書斷自唐虞則樂斷自堯舜固聖人定書正樂之意也

樂舞下

夫舞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而樂成焉故舞必以八人為列自天子達於士降殺以兩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傳曰天子舞行八佾諸侯舞行六佾大夫舞行四佾士舞行二佾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賜魏絳以一八用是推之服虔所謂天子八八諸侯

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不易之論也然則舞行綴遠豈其六佾鰍舞行綴短豈其四佾𢿱杜預以為凡天子諸侯大夫士之舞一例遞減二人至士四人而止豈復成樂舞邪世衰道微禮樂交喪於天下諸侯僭天子者有之大夫僭諸侯者有之及其甚也大夫不僭諸侯而僭天子陪臣不僭大夫而僭諸侯魯公初去八佾而獻六羽諸侯僭天子而知反正者也季氏舞八佾於庭大夫僭天子而不知反正者也彼豈知舜以樂舞賞諸侯之

意哉蔡邕月令章句曰每佾八人各服冕而執戚有俯仰張翕之容行列短長然質之禮經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而舞大夏又曰天子冕而揔干冕而舞大夏諸侯之僭禮也是冕而舞大武皮弁舞大夏天子所以樂皇尸與老更之服而已非舞工賤士所宜服也然則舞工所服武舞當以韋弁文舞當以爵弁矣

樂書卷一百六十五

樂書卷一百六十六

宋 陳暘 撰

樂圖論

雅部

舞

大舞六

雲門　大卷　大章

大咸　大磬　大夏

雲門　大卷　大章

周官大司樂舞雲門以祀天神傳曰雲出天氣雨出地氣則堯之樂以雲門名之以天氣所由出入故也蓋雲之為物出則散以成章而其仁顯入則聚以為卷而其智藏堯之俊德就之如日望之如雲雲門之實也其仁如天煥乎其文章大章之實也其智如神而民無能名大卷之實也堯一樂而三名之豈非以其道一顯一晦一卷一舒不可為量然邪或以

大章為大商非也世之論者謂黄帝之樂為咸池亦曰雲門大卷然雲門大卷取諸天咸池取諸地其可合而一之乎周官以雲門為六變之樂郭友直以十二成言之不知奚據而云魏王朗謂自雲門至大武皆太廟舞樂名然則六樂之用衆矣豈特為太廟設哉

太咸

莊周甞謂黄帝之咸池又謂黄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樂緯吕氏春秋前漢志白虎通李善亦謂黄帝作

咸池則咸池為黄帝之樂信矣鄭康成賈公彦釋周禮遂以雲門大卷為黄帝樂大咸為堯樂是溺於世次先後之說而不知考正名實之過咸池雖黄帝所作而堯亦脩而用之故其作大章之樂未足以為備至修用黄帝之樂然後備樂矣故曰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雲門大卷大章所以表堯之體天道也咸池所以表堯之體地道也不然其能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者哉昔武仲嘗謂咸池六英所以陳清廟協人神也然清廟周人祀文

王之詩也而以咸池之樂陳之豈周人兼而用之乎考之周官舞咸池以出地示傳曰洗光咸池則咸池日所出之地八變之樂也古者一變為一成則八變其八成歟郭友直以十成言之非也

大磬

周官舞大磬以祀四望又以之禮人鬼則磬之為樂無所不通奏之天地之間則四望之神可格也奏之宗廟之中則人鬼之靈可禮也書曰簫韶九成蓋帝王功成

作樂所以象成者也故大道至九變然後賞罰可行王道至九變然後淳氣可洽然則韶樂九變有不可以儀鳳舞獸哉舜之庶績咸熙在九官寅亮天功之後則九韶之舞不過象成以形容乎此而已司馬遷謂禹乃興九韶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晉傅玄謂韶夏六變必饗上帝之祀考之於經舜命夔典樂未嘗命禹也言簫韶九成未嘗言六變也二子之言不亦誣乎凡六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而韶居

一焉故聲之字或從聲者自文之五聲言之或從音者自播之八音言之書述舜欲聞五聲八音在治忽本諸此歟遭秦煨燼之餘六樂殘缺惟餘韶武而已漢室龍興更為文始五行之舞其名雖存其實固已亡矣房庶以磬為磬陋儒之論也先儒謂有虞氏巡四嶽東嶽陽伯舞株離舞鼓長哉霍山夏伯舞謾或儀伯舞將陽華山秋伯舞蔡俶和伯舞元鶴幽都冬伯舞齊落無所經見存而勿論可也

大夏

周官大司樂言奏九德之歌九磬之舞瞽矇掌九德之歌以役大師春秋傳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磬舜樂也謂之九磬之舞則大夏禹樂也謂之九德之歌得非九夏之樂乎鍾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杜子春曰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

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祴夏公出入奏驁夏蓋王者之於天下出而與物相見則粲然有文明之華功業之大然多故生於豐大之時而無故見於隨時之義則其出而與民同患又不可不思患而預戒之也禹作九夏之樂本九功之德以為歌而夏書曰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曷嘗不先患慮之而戒之哉且天下之民以王為之君九夏之樂以王夏為之君故王出入奏王夏尸

非神也象神而已然尸之於神在廟則均全於君是與之相敵而無不及矣故尸出入奏肆夏牲所以食神實以召之也神藏於幽微而有以召之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亦昭乎故牲出入奏昭夏外之為出內之為納四方之賓或以朝而來王或以祭而來享非可卻而外之也容而納之係屬之賓客悅遠人之道也故四方賓來奏納夏東南為文西南為章則章者文之成明之著者也人臣有功不錫樂以章之則其卒至於

黮闇不明非崇德報功之道也故臣有功奏章夏古者將祭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夫然致精明之德可以交神明矣故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王內朝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合之於道不過是矣故族人侍奏族夏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非特於禮為然樂亦如之是以先王之於樂未嘗不以祴示戒焉故客醉而出奏祴夏大射公入驁則公與王同德爵位

莫重焉然位不期驕而驕至祿不期侈而侈生則自放驕傲之患難乎免於身矣是以先王之於樂未嘗不以驁示戒焉故公出入奏驁夏蓋禮勝易離樂勝易流九夏之樂必終於祴驁者以反為文故也若然尚何壞之有乎詩言鐘鼓既戒與此同意九夏之樂有其名而亡其辭蓋若豳雅豳頌矣虞夏之世非特有文舞亦有武舞矣舞干羽于兩階是也後周朝會之禮帝出入奏皇夏太子出入奏肆夏王公出奏驁夏諸侯獻玉帛奏納

夏宗室會聚奏族夏食舉奏深夏北齊文宣之世宗廟羣臣出入奏肆夏牲出入薦毛血奏昭夏入門升壇飲福就燎奏皇夏梁武之時凡客出入及帝出閤入宁升坐並奏肆夏然則禹奏九夏而王道成齊梁後周亦奏之而王道衰者非九夏之樂不善也為其徒有禹樂之名而無禹德之實故也禹樂謂之大夏而季札曰美哉勤而不德者以其不自滿假有大而能謙必豫故也公羊子家駒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大夏

文樂也以八佾舞之則可以朱干玉戚舞之豈所宜哉
禮記明堂位言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
舞大夏祭統言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其
言非不當也然不專施於周公之廟而或用於羣公之
廟非成王崇德報功之意也雖然備九夏之樂惟天子
為然元侯不與焉享元侯則肆昭納三夏而已大夫不
與焉故大夫而肆夏自趙文子始也周禮謂之肆昭納
魯語謂之繁遏渠故杜子春以為每夏而有二名也呂

叔玉謂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豈非不知

三夏禹樂非周樂然邪

樂書卷一百六十六

樂書卷一百六十七

宋 陳暘 撰

樂圖論

雅部

舞

大濩 大武 象 勺

大濩

呂氏春秋曰湯命伊尹作為大頀歌晨露韓詩外傳曰湯作大頀聞其宮聲使人温良而寛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仁愛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儉而好禮故周人舞之以享先妣而已未聞有七音也奏夷則歌小呂而已未聞有四清也荀卿曰步中武象趨中韶頀所以養耳也左傳季子見舞韶頀者曰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然則湯之作頀所以潤澤生民使脫塗炭之苦而已豈特養吾

之耳示其有慙德哉春秋之時宋人作桑林之舞以享晉侯則大濩桑林之舞商人之後作之非始湯也荀卿言周之時勺武起而韶濩廢是不知周兼用六樂之意也

大武

春秋傳曰於文止戈為武戈則器也所以示事止則象也所以示志詩序曰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言武志則講武其事也大武之義不過如此蓋樂之一變為一成文樂九成九變故也武樂六成六變故也周人始作

備樂而合乎祖不過大武而已其成於變可知也記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則二王之後戾止而觀厥成者得非所以崇天子之意歟周官大司樂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然則武奏大武歌是詩而舞之可知矣記有言八佾以舞大武語其數也朱干玉戚以舞大武語其器也冕而舞大武語其服也周官樂記皆先大夏後大武以世次先後言之祭義

明堂位皆先大武後大夏者尊時王之制故也

象

吉事有祥象事知器維周之禎則福之先見事之有祥者也象舞則王事兆見事之器者也吉事之祥寓之於象事之器則文王舞象成者孰非形容文王所以有天下之象耶樂記曰樂者非謂弦歌干楊樂之末節也童子舞之內則曰成童舞象蓋文王之時雖王事兆見而大統猶未集也以未既集之統舞之以未成人之童

此所以謂之象舞歟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仲尼燕居皆言下而管象春秋傳亦曰象箾南籥文王之樂歌維清於堂上奏鐘鼓於堂下舞象於庭其所形容者熙邦國之典而已未及於法則也肇上帝之禋而已未及於羣祀也熙邦國之典則人受之矣肇上帝之禋則天受之矣然則維周之禎豈過是哉先儒以象為武王樂而記以三象之說誤矣

勺

勺水為汋勺酒為酌是酌者有挹而損之之道也大武之樂武王作之於前成王酌先祖之道以成之於後其事則武其道則養天下然武所以毒天下而反有以養之者以武有七德而安民和衆阜財固在其中矣其作樂告成而形容之不亦可乎燕禮言若舞則勺記言十有三年舞勺成童舞象皆小舞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韶大舞也周官大舞以大司樂掌之小舞以樂師掌之然則周之舞豈不重於武宿夜乎此勺象所以不言

大異乎大武配六樂而謂之大也豈非以大統大勲至是然後集邪傳曰舜樂莫盛於韶周樂莫盛於勺以韶為盛則是以勺為盛不知莫重於武之説也白虎通謂周公之樂曰勺其為智亦疎矣

樂書卷一百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樂書卷一百六十八至七十二

詳校官内閣學士管理樂部臣鄒奕孝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范廷驊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一百六十八

宋 陳暘 撰

樂圖論

雅部

舞

小舞六

帗舞　羽舞　皇舞

旄舞　干舞　人舞

野舞　總論

帗舞

樂師掌教國子小舞有帗舞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帗舞者舞師掌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女巫掌歲時祓除旱暵則舞雩蓋帗之為言祓也社稷及百物之神皆為民祓除故以帗舞舞之然則教國子以是責之以保社稷故也鄭司農曰帗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鄭康成曰帗析五采繒為之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其亦互備之歟

羽舞

樂師凡國有羽舞舞師掌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龡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賔客饗食亦如之詩曰右手秉翟所謂羽舞者翟羽可用為儀執之以舞所以為蔽翼者也春秋之時隱公問羽數於衆仲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羽舞之制自天子達於士名位不同舞亦異數不過降殺以兩而已諸侯用六羽則是考仲子之宫而用之非僭而何此聖人言初獻所以貶之也記曰比音而樂之及干戚

旄羽謂之樂又曰干戚旄狄以舞之言羽又言狄何也

内司服掌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褘衣續翬狄於衣爾雅謂素質五色皆備成章者也揄狄續揄狄於衣爾雅謂青質五色皆備成章者也所謂羽者豈翬狄揄狄之羽歟狄言體羽言用其實一也

皇舞

舞師掌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樂師掌教國子小舞有皇舞蓋皇陰類也而能為其類之長陰中之陽也旱暵則欲助達陰中之陽而已故以皇舞舞之與巫師女巫之舞同意

旄舞

傳曰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犛牛尾而歌八闋則旄者其犛牛之尾歟古之人非特操之以歌亦操之以舞矣旄牛之尾舞者所持以指麾猶旌旗注犛牛之毛卿士所設以標識者也周官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然則旄舞豈亦旄人所教者邪

干舞

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司兵祭祀授舞者兵司戈盾祭祀授旅者殳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言兵則不止於干言干則一器而已郊特牲曰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樂記曰樂者非謂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子舞之祭統曰及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則干者自衛之兵非伐人之器也自天子達於童子未嘗不執是舞之所以示其有武事也然亦特樂之末節而

已故樂師教國子以之者欲其由末以知本也舞師祭山川以之者以其有阻固扞蔽之功也漢舞先武德後文始唐舞先七德後九功其意以謂武以威衆而平難文以附衆而守成平難在所先守成在所後唐太宗謂封德彜曰朕雖始以武功興終以文德綏海内謂文容不如蹈厲斯言過矣考之於古周官司兵掌五兵五盾以待軍事詩曰龍盾之合又曰蒙伐有苑春秋傳曰狄虒彌建大車之輪以為櫓國語曰官師奉文犀之渠以

為盾先儒以櫓為大盾以伐為中干則盾之見於經傳有櫓干伐渠之異名其為盾一也盾之為物以革為之其背曰瓦左傳曰中其楯瓦是也其瓦設錫記曰朱干設錫是也朱質而繪以龍龍之外又繪以雜羽蒙雜羽也其繫之也以繡韋其屬繡韋也以紛書曰矯乃干則矯者繫以紛也國語曰輕罪贖以韇盾則韇土繡韋也舞者所執之干其制如此隋初武舞三十二人執戈三十二人執戚皆配以盾而半執龍盾半執龜盾蓋惑於鄭氏

其背如龜之說也是不知所謂如龜者其背耳非其飾也孔安國釋書之禹謨以舞干羽為文舞又失之矣今之鹵簿即干櫓之櫓豈古者櫓鹵通用邪

人舞

舞以干戚羽旄為飾以手舞足蹈為容故樂記樂師均以人之手舞終焉樂記詩序言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孟子言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者主情動於中形於外言之則始而有終故先手舞後足蹈若主樂之生惡可已言之則終而有始故先足蹈後手舞通禮義纂曰古者臣於其君有拜手稽首之禮自後魏以來臣之受恩皆以手舞足蹈喜抃之極也豈亦源流於此歟

野舞

地官舞師掌教小舞凡野舞則皆教之教舞至於野人不遺則舞師所教亦無所不至矣

總論

執干揚而舞之兵舞也列五采繒為之帗舞也析衆羽為之羽舞也以凰之羽為之皇舞也以旄牛之尾為之旄舞也舞師先兵舞帗舞繼之以干與人者樂師以教其儀為主則以飾之盛者為先舞師以教其用為主則以事之急者為先故也人君之於天下有山川以阻固

然後能保社稷有社稷以祓除然後可以有事於四方有事於四方然後可以待變事此山川社稷四方所以言祭祀而先之於旱暵所以言事而後之也鄭司農曰社稷以帗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鄭康成曰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然古者之於大祭祀有備樂必有備舞春秋書有事于太廟萬入去籥則宗廟用干與羽矣若夫嘬而用之則有所不備故山川以干社稷以帗四方以羽旱暵

以皇二鄭之論疎矣大司樂曰舞咸池以祭地示則社稷不特帗舞也舞大夏以祭山川則山川不特兵舞也於咸池之類言其章不言其器於帗舞之類言其器不言其章互備故也樂師備六舞先羽舞後干舞舞師止於四舞先兵舞後羽舞何也曰樂師主教國子而舞不可以不備舞師主教野人特其用者而已教國子先文與大司樂同意教野人先武以野人朴而武故也書言舞干羽于兩階樂記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言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皮弁素積以舞大夏簡兮之詩言碩人俁俁公庭萬舞繼之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要皆先武後文者蓋堯舜揖遜其舞先干後羽者以苗民逆命故也湯武征伐其舞先武後文者以有武功為大故也

樂書卷一百六十八

樂書卷一百六十九

宋 陳暘 撰

樂圖論

雅部

舞

舞器上 舞器下 相 應 牘

雅 戈 籥 弓矢

舞器上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先王因象以制器由器以明象則聖人制作之意豈徒然哉周頌維清奏象舞則舞器雖於樂為末亦未嘗不尚象為之也故文舞以象德武舞以象功形異異名分異異守凡為器皆然況文武之舞乎司干掌舞器者也祭祀賓饗之祭舞者既陳則以器授之既舞則受而藏之吉禮所以異於凶也大喪則廞之既葬則奉而藏之凶禮所以異於吉也諸子凡

樂授舞器主授國子之倅言之與凡舞者既陳異矣司兵司干盾祭祀授舞者兵不言既舞受之以司干見之也凡稱樂器聲音之器也凡稱舞器形容之器也聲音之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形容之器以干戚飾其武以羽籥飾其文書曰舞干羽于兩階郊特牲曰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祭統曰君執干戚就舞位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又曰朱干

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詩曰日之方中公庭萬舞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蓋干戚武舞之器羽籥文舞之器而器豈舞哉然武舞之器干飾以朱所以象事戚飾以玉所以象德或以干配戚記所謂干戚以舞之是也以干配戈記所謂春夏學干戈是也或以干配揚記所謂弦歌干揚是也然干之為器所以自衛非所以伐人也武舞以自衛為主此鼓人舞師所以先兵舞君舞所以重總干而名官所以以司干也言武舞之器如此則

文舞之器亦可知矣故舞社稷以帗四方以羽旱暵以皇四夷以旄無非文舞武舞之器也或以羽配旄記所謂飾以羽旄是也或以旄配狄記所謂旄狄以舞之是也或以翟配籥簡兮之詩是也文舞陽也陽主聲武舞陰也陰主形干則形也武舞莫先焉籥則聲也文舞莫先焉於文舞言裼則武舞必襲於武舞言冕則文舞必弁於武舞言萬舞則文舞不必萬矣於文舞言八佾則武舞亦八佾矣公羊言八佾舞大武可也以朱干玉戚

為舞大夏不亦誤乎

舞器下

先王之為樂也發之聲音則鑄之金而為鐘其用則統實以象地節革而為鼓其用則大麗以象天越之竹而為管籥則發猛以象星辰日月磨之石而為磬則廉制以象水形之動靜則羽籥以舞大夏干戚以舞大武此樂之器也而象實寓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其

治逸者其行綴遠其治勞者其行綴短一舒一疾莫不要鐘鼓俯會之節而兼天道焉此樂之文也而質寓焉

相

古者作樂莫不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五聲以宮為君商為臣八音以鼓為君以相為臣是相為鼓其狀如鞾韋表糠裏以漆跌局承而擊之所以輔樂者也爾雅和樂謂之節樂記曰治亂以相故諸家樂圖多以相為節是相雖所以輔樂亦所以節舞也昔梁孝王築睢陽城擊小鼓為下杵之節使相倡和後世因為睢陽操焉聖朝太樂武舞用之二工在舞者之左手撫兩端以節舞者之步豈亦得相之遺制歟或謂相即拊也誤矣樂

記言會守拊鼓於前而以治亂以相繼之則拊以倡樂相以節樂豈得同為一器乎

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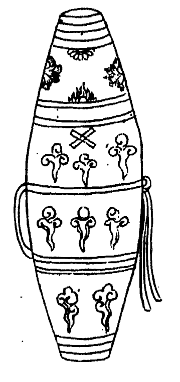
應猶鷹之應物其獲也小矣故小鼓謂之應所以應大鼓所倡之聲也小舂謂之應所以應大舂所倡之節也周官笙師掌教牘長七尺應則如桶而方六尺五寸中象柷有椎連底左右相擊以應柷也斯不亦大小之辨乎禮圖其形正圓而内外皆朱唐樂圖及大周正樂皆外黑内朱然以理推之在木下為本在木上為末在木中為朱則木之為物含陽於内南方之火所自而藏也故應以木為之而内外朱焉固其理也彼持内黑之說真臆論歟

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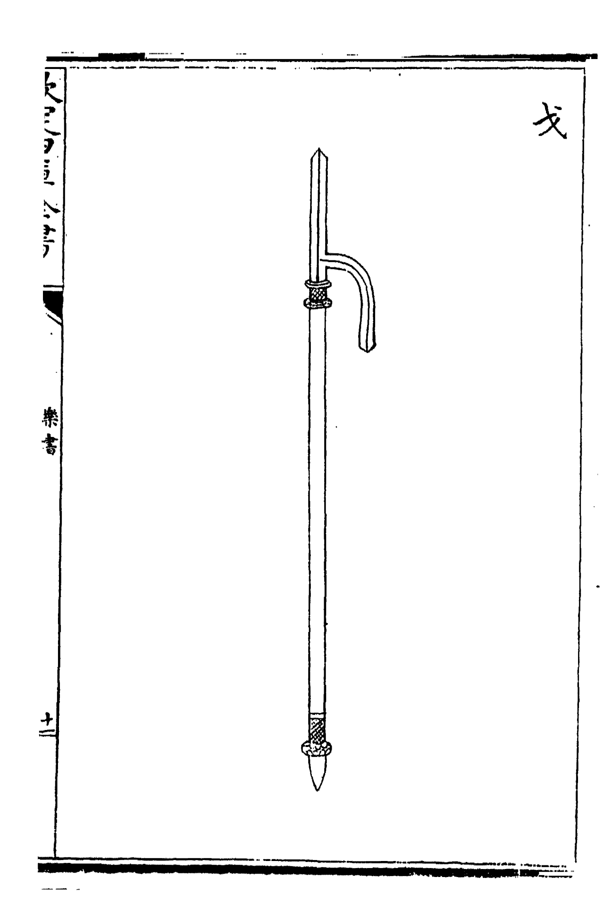
古者竹簡之制大則為簡小則為牘樂之有牘亦如之蓋以竹為之五寸殺其聲而使小所以節樂也故舂牘周官以笙師掌之以教祴樂焉祴以示戒節之故也蓋牘有長短長者七尺短者三尺虛中如筩而無底其端有兩竅而髹畫之列之於庭以兩手築地為賓出之節焉聖朝於宮縣樂舞用之臣嘗閱景德中李宗諤所進樂纂有舂牘之文然考笙師於古驗著令於今凡為文武之舞特有鼗鐸錞鐃相雅干戚籥翟未聞用舂牘者也

豈後人誤為之説歟

雅



雅者法度之器所以正樂者也周官笙師掌教雅以教祴夏蓋賓出以雅欲其醉不失正也工舞以雅欲其訊疾不失正也賓出以雅用祴夏以示戒則工舞以雅可知先儒謂狀如漆桶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旁有兩紐疏畫武舞工人所執所以節舞也一曰中有椎髹畫為雲氣宣皆有所傳聞然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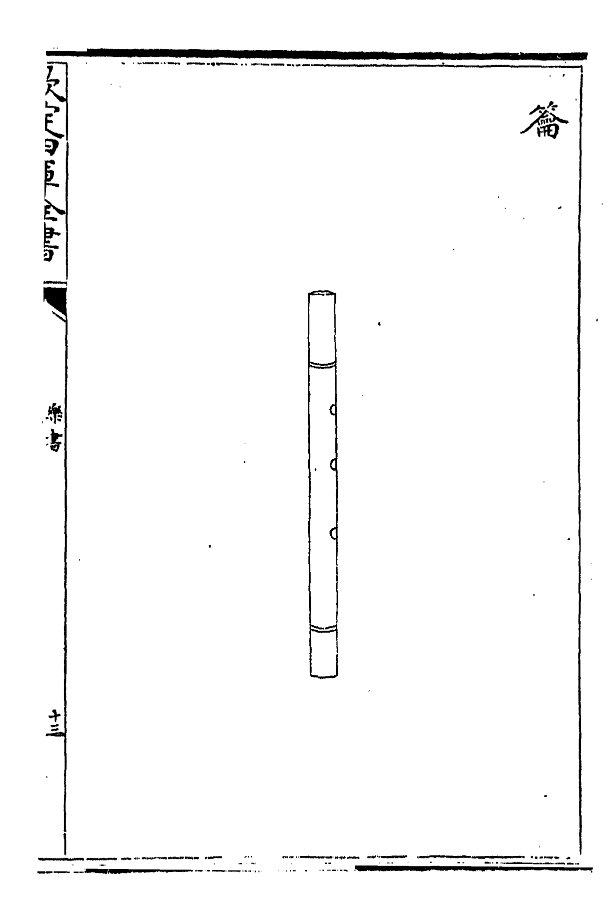

戈

天下有五兵二施於車者戈殳戟酋矛夷矛也施於步者無夷矛而有弓矢也五者雖所用不同其便於用者勾兵之戈而已蓋其柲短而易持其胡其援廣而易入可以搪可以斬可以鉤至於戎武戡伐戰戮皆從戈則戈之於用豈不博哉周官司戈盾祭祀授舞者兵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漢迎秋樂亦用之隋初武舞三十二人執戈三十二人執戚皆配以盾焉然則古之人寓習兵於樂舞之間至於干戈戚揚弓矢之類靡所不執其

除戎器戒不虞之意亦可知矣以古制言之考工記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戈柲六尺有六寸車戰常戈廣二寸内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已倨則不及已句則不决長内則折前短内則不疾是故倨勾外博重三鋝又曰勾兵欲無彈又曰勾兵裨裨隋圜也記曰進戈者前其鐏盖胡則曲而下垂援則直而上達内則戈柲所以受胡者也鋝則六兩三分兩之二也倍之四寸三之八寸則其長也已倨已勾長内短内則其病也明乎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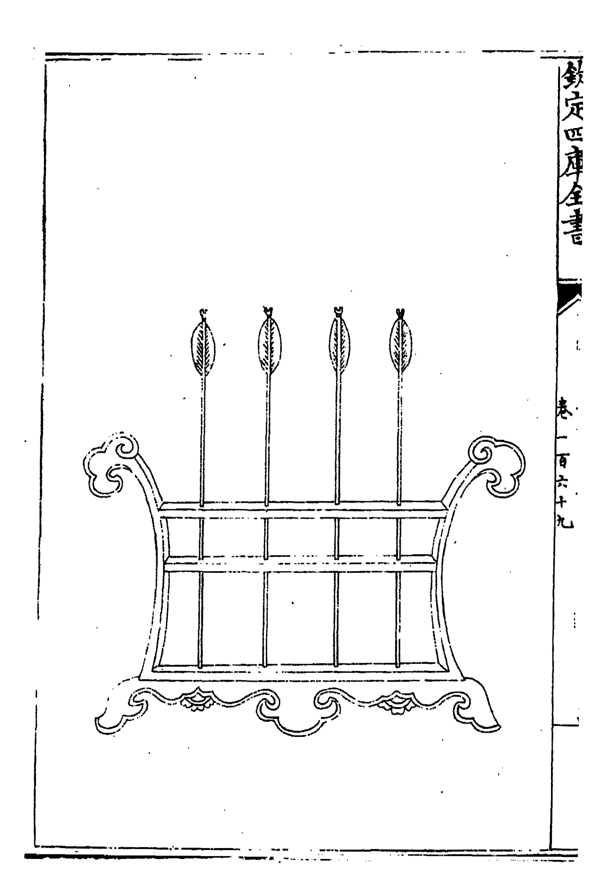
勾外博然後可以為戈明乎裨而無彈然後可以為戈柲書曰執戈尚刃則戈之刃與胡同嚮矣然戈勾兵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皆指其胡名之矣

籥



周禮籥師祭祀鼓羽籥之舞文王世子曰秋冬學羽籥賓之初筵詩曰籥舞笙鼓春秋經曰萬入去籥則秉籥而舞其來尚矣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葢籥所以為聲翟所以為容聲由陽來故執籥於左左陽故也容自陰作故秉翟於右右陰故也

弓矢



大司樂大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蓋周人之制弓之别有六矢之别有八故祈子帶以弓韣生子縣桑弧蓬矢成童則教以射其貢之則試以射然則射固男子之所有事大射詔諸侯以弓矢舞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夫豈强其所無哉因其材性以達之而已祭統曰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則舞以動容雖天子必有執也必有帥也况諸侯射夫乎祭祀天子執干戚而舞所以樂尸

大射燕射諸侯射夫執弓矢而舞豈非所以樂王邪

樂書卷一百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一百七十

宋 陳暘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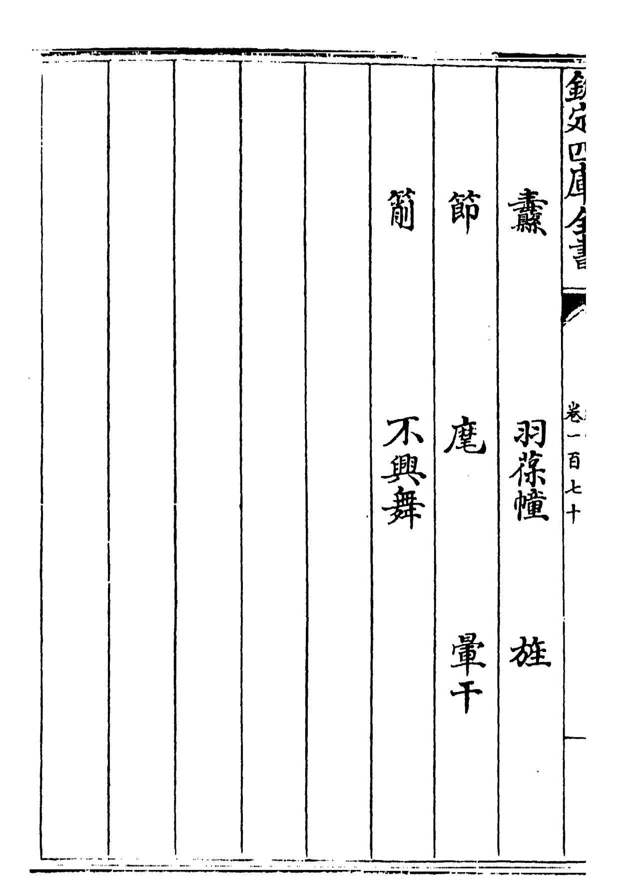
樂圖論

雅部

舞

戚 揚 鉞

翟 鷺 翿



纛　羽葆幢　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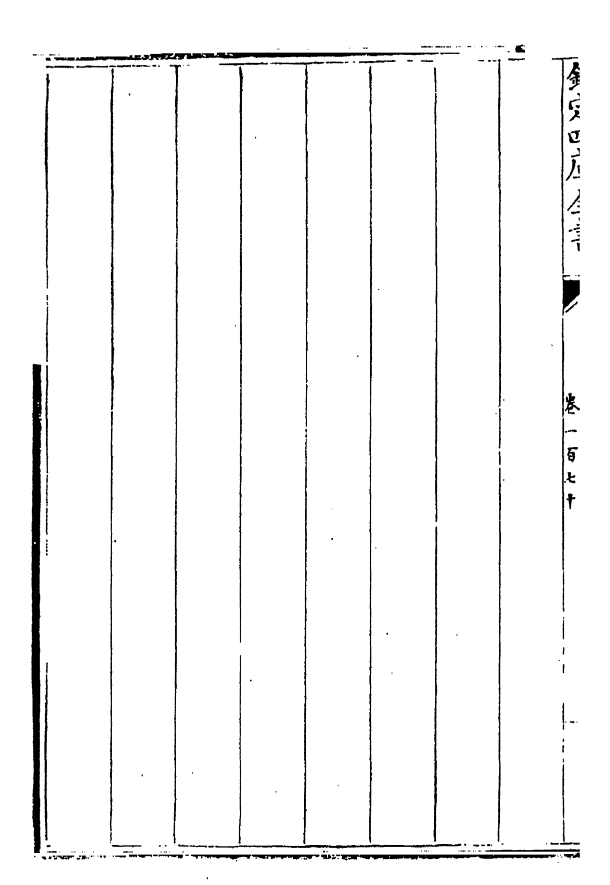
節　麾　暈干

箾　不興舞

戚

禮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蓋干盾也所以自蔽戚斧也所以待敵朱干白金以飾其背記曰朱干設錫是也玉戚剝玉以飾其柄楚工尹路曰剝玉以為鏚柲是也舞武執干戚則舞夏執籥翟矣然朱所以象事玉所以象德武以自蔽者為主而待敵者非得已也故其宣布著盡以為事者欲自蔽而已至於持以待敵者温純之德耳此武舞之道漢高祖令舞人執干戚舞武德之舞光武迎秋氣親執干戚舞雲翹育命之舞亦庶乎近古也

然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故干戚之舞又非所以為備樂歟聖朝太樂舞器第加繪飾而已其去古制遠矣可不復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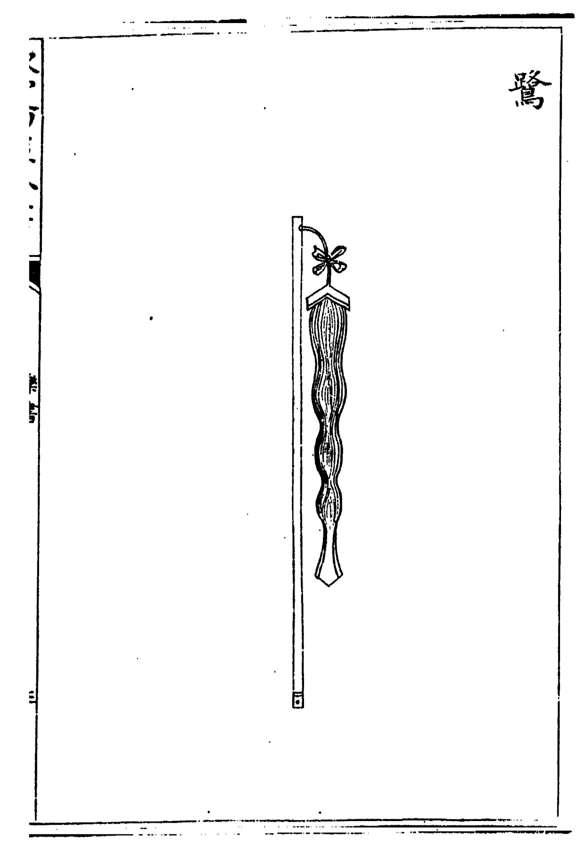
揚
鉞

詩曰干戈戚揚樂記曰樂者非謂干揚也故童子舞之
又曰取彼斧斨書曰左仗黄鉞又曰一人執劉廣雅曰
鉞戚斧也六韜曰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毛萇謂斧
隋銎斨方銎戚斧也揚鉞也孔安國謂劉斧屬孔頴達
曰劉鑱斧也蓋鉞揚戚斨劉皆斧也特所由之名異耳
考工記車人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半五分其長以
其一為之首則首六寸矣黄鉞以金飾其柄也玉戚以
玉飾其柄也蓋皆有剛斷之材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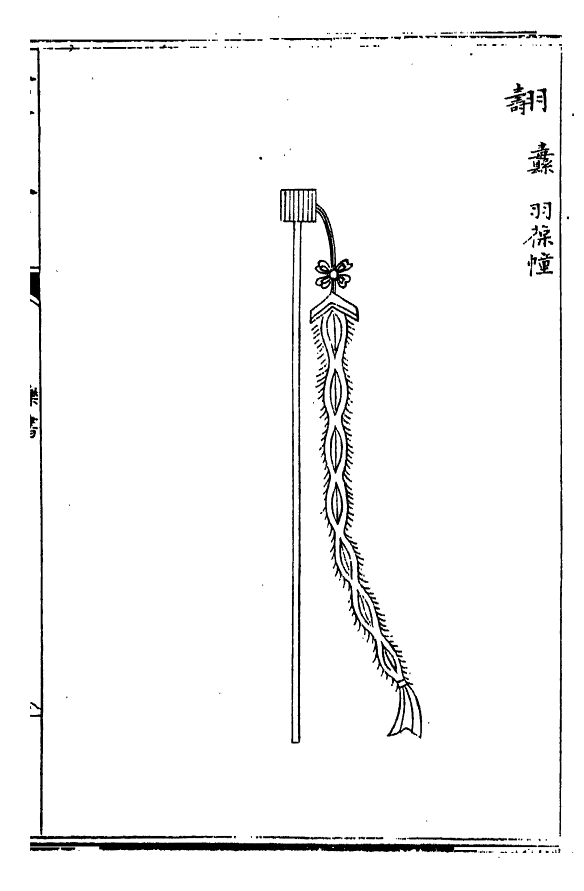
翟

古者王后之路重翟則重其羽而不厭厭翟則次其羽而不重翟不厭以羽飾之而已然則羽舞亦不過翟羽而已詩曰右手秉翟是也左傳曰五雉為五工正爾雅有鷂諸雉鷮雉鳪雉鷩雉秩秩海雉鸐山雉雗汗雉鵫雉翬雉鷂雉南方曰𠷎傳東方曰鶅北方曰鵗西方曰鷷而舞之所取者特鸐山雉耳以其羽尤可用為儀故也南齊鄭義奏更以翟為笛謂笛飾以髦旄飾以羽渠武帝曰翟是五雉之一取其毛羽以秉之耳寧謂羌笛

耶其説是也今太樂以雉羽攢疊為之而縣畫其柄豈亦近古制歟春秋公羊傳魯隱公六年考仲子宫初獻六羽何休曰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是泥於漸卦其羽可用為儀之説不知禮有夏籥之文詩有秉翟之義也


鷺

宛丘詩曰無冬無夏值其鷺羽無冬無夏值其鷺翿蓋鷺羽舞者所執鷺翿舞者所建既值其所執之鷺羽又值其所建之鷺翿是常舞而不知反者也宛丘剌之豈不宜哉聖朝太樂文舞不以翟羽而以鷺羽之舞素而無文特陳國之淫樂非先王雅樂也易而復古此其時乎


翿
纛
羽葆幢

君子陽陽曰左執翿宛丘詩曰值其鷺翿爾雅曰翿纛也郭璞以為今之羽葆幢蓋舞者所建以為容非其所持者也聖朝太樂所用高七尺干首棲木鳳注髦一重綴纁帛畫升龍焉二工執之分立於左右以引文舞亦得古之遺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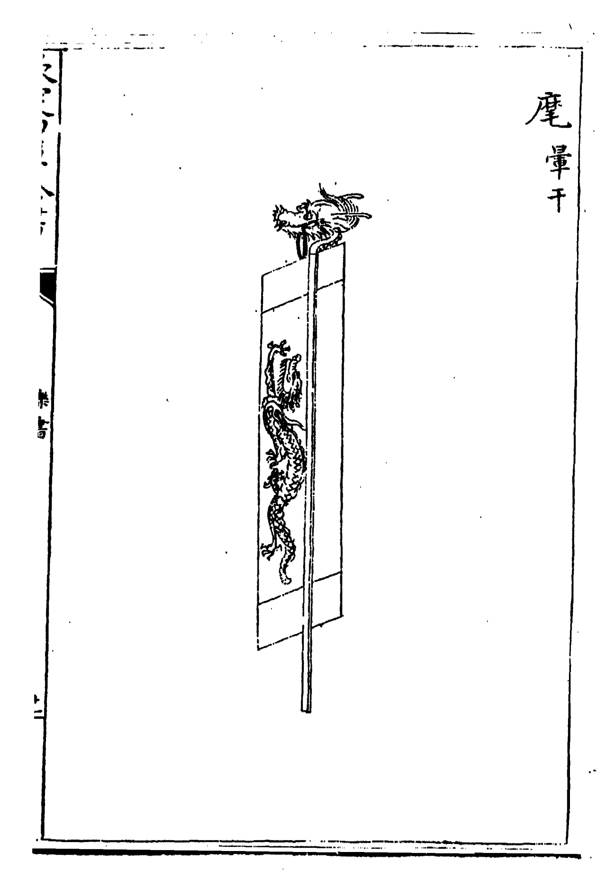
旌

春秋之時宋人作桑林之舞以享晉侯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葢旌夏大旌也舞者行列以大旌表識之也大射禮舉旌以宮偃旌以商亦其類歟然武樂象成者也故得以旌參之聖朝太樂所用注旄三重高纛等二工分立左右以引武舞亦得古之遺制也

節

爾雅曰和樂謂之節蓋樂之聲有鼓以節之其舞之容有節以節之故先代之舞有執節二人之說至今因之有析朱繒三重之制蓋有自來矣

麾 暈干



周官巾車掌木路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書曰左仗黄鉞右秉白旄以麾則麾周人所建也後世協律郎執之以令樂工焉蓋其制高七尺干飾以龍首綴纁帛畫升龍於其上樂將作則舉之止則偃之堂上則立於西階堂下則立於樂縣之前少西唐樂録謂之暈干是也今太常武舞用之

箾

大周正樂舞箾謂之箾春秋傳見舞象箾南籥者杜預

曰舞所執煞其詳不可得而知矣

不興舞

先王之於祭祀有歌以咏其聲於堂有舞以動其容於庭故舞師於山川社稷四方旱暵之祭莫不興舞則其歌可知矣小師凡小祭祀小樂事鼓𣪠而不及升歌則其舞可知矣是知凡小祭祀非特不興舞抑亦不升歌也蓋祭祀小大有不繫之神而繫之事者百物之神小祀也而有所謂非小祀先聖先師非小祀也而有所謂

小祀故鼓人言祀百物之神則有兵舞帗舞是物之神有時不以小祀之禮祀之也文王世子言釋采於先聖先師則不舞是先聖有時以小祀之禮祀之也然則鼓人舞師不列之春官而屬地官何也曰六官之屬各以其類然有非其類而列之其間者義有所主故也甸師地事也屬之天官以其所主者耕王籍共粢盛之事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川師原師之類亦地事也屬之夏官以其所主者辨四方邦國之事也弁師禮事也屬之

夏官以弁甲異服而同飾故序官弁師繼之以司甲也
行人小行人行夫司儀之類亦禮事也秋官以禮刑相
為表裏故洪範八政言司寇繼之以賓也由是推之司
干不屬夏官而屬春司民不屬地官而屬秋鼓人舞師
不屬春官而屬地其義槩可見矣

樂書卷一百七十